





南征集卷三

疏

有權乃可集事疏

兵部尚書錢

謹疏為有權乃可集事敬遵明命有志乃可乘權

請申臣說臣不忍言辭臣不知所任謹備瀝苦衷仰祈聖鑒事竊臣

舟山違離君父竄避棲山罪愆莫贖子犯有云臣猶知之而况君乎

昨臣陞見主上荷蒙聖慈曲垂矜宥賜坐賜茶天顏霽靄宛如家人

父子臣感極涕零不知所報退復見建國藩臣鄭彩始知其力辭樞

篆舉臣自代藩臣不知臣不肖謬相推許臣今日不言他日誤主上

撻伐之師為罪匪細願令何時乎主上焦勞瀕上一年所矣建國破



家立事宵旦經營文臣止熊汝霖孫延齡二人蹇：匪躬不遑啟處
臣獨何人尚思高臥臣之所謂不忍言辭者此也願主上待臣猶家
人父子也臣敢以家人父子之情告臣六載外吏從未一日立朝一
切部中事體茫然未知責以擔當不有失體之咎必有稽悞之愆况
樞務殷重必得一二司官庶可奉行無失今司官誰人乎臣所知者
目前不可得臣不知者又不敢以謬舉臣蚤不言後將無及又臣既
任中樞當朝夕左右萬無主上在舟而臣在陸之理今舟楫於何取
給臣自流離以來止一小僕隨身今司部務覆奏移會厥務繁多須
得一二書役臣素性硜執斷不令若輩有所私請一槩書椽廩食之
費又於何取給臣雖欲苟且拜受正如茫：大海未知何從下手此

臣所謂不知所任者此也主上面諭臣云有權乃可集事大哉王言
敢不佩服然臣以為朝廷所以奔走天下者在乎權臣子所以報効
朝廷者存乎志竊觀古來君臣相遇莫貴於使臣子得行其志臣中
崇禎丁丑進士執性癡愚不慕榮進爾時便欲拂衣高蹈身遭亂離
發憤起義飄泊至此豈其尚戀一官反違初志今日無人臣不敢辭
他日恢復福京群賢畢集臣當求遂初志臣欲於官銜書原任都察
院副都御史今暫署兵部事可乎兵部之設所以統理羣帥歸其權
於朝廷所謂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也今雖未能盡復祖宗之法猶須
稍存其意臣欲申明約束使臣得行其法不相凌辱可乎臣才識寡
昧性又迂緩兼之多病稍加勞苦則血疾大作臣於一切會兵勦賊

一切機密軍務斷不敢遲緩以誤公事至於各處題覆可稍緩者不能槩從迫速臣在江上見各處題叙部覆稍遲便多怨詈或疑其私
有厚薄否則便詆為要挾索賄乞主上寬假病臣明諭諸將弗以為
罪可乎臣見國家多難以來大帥往掩敗為功飾長覆短以致國
事敗壞臣在江干見王之仁報捷諸疏傷惡習之未改也今漚上諸
臣皆純忠純勇萬無此臣願為未然之防交進藥言大家持勿欺
兩字事我主上可乎兵部例得設標兵今無錢糧亦何從設然臣在
化南地方有感臣忠義願携資來投者或願要奪虜官家財以充餉
者臣不之禁大約相聚可得百餘人臣亦不敢私以自衛藩臣入關
當驅臣兵為先鋒以當虜乞主上明諭各標將能稍存部臣體面一
切爭兵併船不相加遺以為朝廷羞可乎臣見叙功之舉徃及官
而不及兵夫兵亦有勇敢當先以一人而殺數人者一槩抹煞誰肯
致死臣願立法凡兵有能殺虜首數級奪虜馬一匹者兵得竟授守
把等官乞主上明諭諸將於叙功時各持公道勿以所愛而私入勿
以所惡而私出勿以兵士下流置而弗道可乎錄前所言任事之難
難之淺者錄後所言任事之難所關非獨臣身亦係國體乞主上下
臣此疏令廷臣詳加斟酌如使臣得行其志臣雖萬分庸劣萬分衰
困敢不自勉若猶是人可亦可人否亦否終日止為人題叙給劄而
已毋論非臣所以自處恐亦非主上所以用臣之初意矣臣寧辭而
得罪於今日又不敢不辭而重罪於他日謹瀝血陳情乞主上鑒臣

愚悃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奉

勅旨覽先生奏辭任兩難字：皆血大臣不得行志朝廷倚任謂何
建國虛公各營有制無不交成之理先生但一力整頓自有可
觀執憲秉樞原不相下署之一字亦覺無庸餘俱移會建國公
酌議申飭該部知道

第一急著疏

疏為誼無可辭身將受事謹陳第一急著乞主上大加整頓事臣竊
惟易之離象曰明兩作書之康誥曰作新民要知日月得天而久照
其道在作王者繼天而撫世其道亦在作况當乾坤傾圮日月薄蝕

之時乎齊宣王好勇孟子告以一怒安天下太史公曰發憤為天下
雄安在無土不王今主上用澣水為金湯以舟楫為宮殿陵寢不得
瞻拜荆棘不得掃除狐兔縱橫乎道左衣冠寥落乎班聯此亦主上
明作有為赫怒發憤之日矣臣以為今日宜擇吉日除地為壇備牲
醴會集諸大帥主上登壇誓師身出玉聲涕泣慰勞其誰不感激者
盟歆之後隆禮建國命之總統元戎之任夫諸鎮之有異同也辟如
隣舍兒互相爭論猜嫌便起若一父之子或有詬誶稍以家法整齊
之帖然齊矣古者九國合縱以攻秦連鷄不俱棲識者已知其失筭
郭汾陽九節度之師亦咸取敗主上亦云江上之師不能成功病在
不歸於一古語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則今日委任責成其可

緩乎其次則莫如選擇將帥夫平夷闡安蕩胡諸鎮此建國之左右手也此皆天生忠義同心一志不煩選擇而定者其他如偏裨以下或忠有餘而勇不足或力有餘而膽不足令其本將自相差次分別選擇以聞古人有言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海上諸將業已無家豈其愛身然臣之愚見反欲諸將重視身家蓋諸將有家然後主上有國諸將有身然後主上有體聯而為一合不可分者也公孫杵臼告程嬰曰死易立孤難今諸將業為其難當於死中求生豈可草率做去但曰濟則君靈不濟則以死繼哉或以為諸人同事已久恐難一時易置則臣願簡別諸偏裨令敢勇有為者將多兵為先鋒而使稍次者殿後焉其可乎其次則莫如編定

什伍今日而曰練兵時日迫矣不可幾矣然什伍之法所以約束士卒使進退有程而後軍法可行也若使雜然而進雜然而退而可以得志則是太公之法已糟粕而孫子之書可一炬也今既選擇偏裨則偏裨亦自愛不肯孟浪一戰亦必選於衆人之中其可為哨官某可為隊長某可為什長某可為伍長然後什以什之伍以伍之此數日之間而可定者若曰此迂濶或則曰煩擾難行則臣恐雜然而進雜然而退賞罰不信號令不嚴勇健者鬪死於前怯懦者退走於後未必可以得志幸而得志則可萬一不得志茫茫滄海將安究竟豈不辜負諸臣兩載抱冰寢薪之苦勞哉臣一片癡腸固識忌諱謹因受事之始謬陳一得之愚乞主上下臣此疏會建國與閣臣詳加看

議如以為可乞蚤賜睿裁

奉

旨號令不一選練不精是今日受病根本先生所奏隆禮建國選擇
將帥編定什伍宜作速舉行即望受事并觀整頓該部知道

再陳急著疏

疏為再陳急著乞主上著實舉行事臣自聞命以來思所以不負主
上任臣之意莫如恢復欲恢復莫如練兵然而練兵非旦夕之事也
言此於今日不笑其狂則病其迂矣臣思一簡易可行之法敢續陳
之主上既允臣前疏所言委建國臣總統元戎之任則兵出於一矣
主上復命建國合挑各營之兵選其勇健敢戰者或千人少或五百

人主上請自今以始一切封拜掛印暫行停止特懸一大之印令於
衆曰有能將建國所挑之兵為先鋒破虜立功者不論守把等官徑
行超級即與掛印如此則奇傑有為之人出矣夫易破者莫如今日
之虜難破者亦莫如今日之虜何以言之虜勢孤援寡離析為三首
尾不能自救此天亡之日也故易破也然虜知其進無可據退無可
活則必致死以與我戰故難破者亦莫如今日我兵知其勢弱則易
生玩故宜選一銳卒以持重行之我兵知其致死又易生畏又宜選
一銳士以敢死當之部署既定然後分布告示除當陣格鬪必死無
赦外其餘脅從聽其解散勿予窮追此間之虜半是本地奸民依附
若望風解甲彼將誰與致死哉臣曉夜思維竊以為有當於恢復實

著敢亟為主上陳之

奉

旨選銳進攻勦虜要著衝鋒掛印循格即非練必數月可幾挑則數日了事大舉在即該部移會建國速議行

三陳急著疏

疏為三陳急著乞主上明勅諸臣著實舉行事臣前上選將帥編什伍一疏繼又上合營挑選一疏並奉俞旨然而議者或曰各藩兵各人之錢糧養各人之兵馬其勢必不能合之使一不能歸一則合挑之法亦不可行也臣不得已再陳其說曰請自令毋言合挑而令各藩自挑其兵可乎各藩自建國以下共六大營每營挑五百人少或

三百人主上賜予之恩原自不吝則懸六印於此曰有能將本營所挑之兵破虜立功者不論守把等官各佩將軍印如此尚可耶否耶臣以為不選兵而冀倖萬一或有之事其不可有十虜兵雖哀彼見我三五百人乘城而敢以三五騎來衝者有輕我之心也若率此不變虜數輕我則彼雖一二百人猶將堅守以待援兵我難得志其不可一也我師之在海上已一年矣各將士辛苦暴露遠父母棄妻子日夜望咫尺之功久而不圖人心日弛所謂搯刀不割失利之期其不可二也義師之勢盛而氣亦易衰虜歛兵壁險久而不出又則生懈又則生變事之常也而我又無精銳之師可以為義兵倚仗者萬一虜乘其懈而薄之鮮有幸矣其不可三也人心思漢到處皆然而

八閩為第一主上上為皇天子下為黎庶父母赤子念祖宗恩澤忘身破家至此主上可不思所以保全之乎其不可四也臣與諸藩臣語及錢糧無不攢眉相向今日已如此他日更何如若欲速戰驅不任戰之人而徒膏草野仁者所不忍若曰遷延我不為他人有為之者再遲數月海上錢糧於何取給其不可五也且釘油麻灰一切修船器具俱無從取給豈惟師老船亦將老其不可六也或曰義兵四起我假義兵之力取福青取長樂則糧道已絕福州之虜可不攻自破其說是也夫以義兵取之能以義兵守之乎即使義兵守福州能使義兵守關隘乎關隘不守而福州能晏然乎其不可七也夫恢復之事與開創等必有天下之全局而後可以爭天下今志在於復

幽燕然後可以復金陵志在於復金陵然後可以復福州若志在於復福州而已則雖有福州而不能守也今諸臣胸中各有恢復兩京之志然不選練兵馬而欲出江右出浙江四出以爭中原之土其將能乎其不可八也或又曰我以義兵之力取福州則四方響應江浙之間自有殺虜起義者則臣又有隱憂於此萬一強將大兵之中各擁一宗藩以號召天下恐江上閩浙之議又從茲而起非得精兵勁卒亦不足以自固其不可九也且夫天下未定豪傑並起唯擇強者而聽命焉及今不蚤為計雖同為大明他日將有坐而自弱之勢其不可十也臣雖書生不足以知天下事願主上任臣以來曉夜思維涕泣橫流不忍不竭其愚衷乞主上將臣此疏字字披覽仍布告諸

臣大家商酌著實舉行臣言盡於此矣臣可勝涕泣待命之至
奉

旨挑選法行各營盡合為一方便調度此著萬不可緩所陳十不可
尤是和盤托出該部移會建國速議行

責言成信疏

疏為謹因受事之始再陳敬慎之衷乞主上留置御前責言成信事
臣自幼讀書認真勿欺二字事君交友恒必由之故鄉里多笑臣為
迂今雖喪亂馬覆車奔勿敢失墜此臣清夜自盟可不必告之君父
者然臣學問未融褊衷難化清畏人不知謗慮人多口敢縷述一二
用塵睿覽禮曰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亦先資成信之
意也

一論功之典止據藩鎮臣題叙臣部不敢阿徇以滋罪戾其有遠來
慕義或應授官以廣招徠臣當與閣臣及建國藩公同商確應題則
題臣斷不敢私題一人以開倖竇

一本部例得給劄然其端一啟流不可止臣請自今以後應給劄鼓
舞者必具題請 旨而行臣部斷不敢私給一劄

一臣未受事之前薪水之費盡得之知交餽遺蓋朋友有通財之誼
交道接禮孔子受之聖賢之訓也今臣既受事後則一絲一粟皆是
賄賂臣毅然屏絕况近日建國公知臣窮困餽臣二十四金臣付之
妻孥可支十月終旬此後若有飢寒臣當明告主上若私題一官私

忠介公文集 卷三
給一劄以官爵御窮則斷不敢

一忘人之恩非長者以國家官爵報私恩非忠臣臣自流離以來幾於朝不謀夕閩人好義每多善友知臣行李蕭然厚相賙贖此等臣皆欲於恢復之日以謝知己若在今日用人須當其才用才必求其效不敢橫私恩二字於胸中此臣所以忠主上之職分也區區此心天日是矢謹先縷述存之御前他日臣有負言願主上以此責之人或謗臣願主上以此謝之蓋主上以家人父子之情待臣臣亦以家人父子之情告主上此也

奉

旨先生清操雅望遐邇皆知覽奏彌見敬慎然亦止須信心行之用

人集事總為國家豈必慮茲多口需以異日拜獻先資他人則爾先生不言余自有以信先生也

特舉實心任事之臣疏

既為特舉實心任事之臣乞主上並進五等之封以酬前功以鼓後效事臣聞封爵之典先王所以大公天下也一以成功為斷若咸厥功則亦合咸厥賞夫然故功賞當而天下大服臣觀鎮臣鄧良藩先朝舊臣歷任南都清聲惠政所在有聞今遭國變携家瀕上則與諸臣同受風波之苦集卒備舟則與諸臣同受拮据之艱翼衛王躬則又與諸臣同著心膂之誼此成效之可觀者也况近日聯絡義旅圍困福青勞勩難泯以臣愚見似應比照蕩胡平夷並得晉封雖良藩

勲：懇：志在立功報主必不以封爵未加有隳進取然而主上公
溥之仁又豈可獨遺一良藩哉臣又見近日義師首領如王鳳儀輩
皆以義師未有統領難於安頓意欲給劄稍予以權臣愚以為此輩
若槩絕之則無以鼓舞任事之氣若槩許之又恐墮奸人之計將血
戰者不得尺寸賞而游談輩借起義之名以邀官爵者不可勝道矣
臣以為莫如即令鄧良藩將其所聯絡義師為陸地一隊此間義兵
大抵鄉社臣前避難鄉間見鄉民畏社長之法甚於軍令并令良藩
疏其所聯絡義兵某社某社：長某人或其中有驍勇有才須給劄
鼓勵者具疏題請如此則實：起義之人得荷恩榮彌深感奮而一
切遊談之徒無所容其假托矣臣一片癡腸於良藩無所私乞主上

下臣此疏令建國公與閣臣公同商確如以為可立望裁擇施行

奉

旨鄧將軍良藩扈蹕起義勞苦功多循例晉封猥不為過但貞臣原
不責報予與征虜不比之常侯福青既下方議班爵義師給劄聽
該部酌行

別選賢能疏

疏為臣血雖止臣病日深謹再瀝苦情伏乞睿慈憐允別選賢能以
毋悞^頓勦大事事臣自長至日辭朝出關吐血至初五日纔止自此以
後雖不欲食每食必強食雖不能行每日必強步亦望稍：平和得
入關供職也不謂邇來徹夜咳嗽遍地痰涎心火不能自主乃移宿

於肺而為崇未食思食比食則不能下咽未寢思寢臨寢便不能寐
種：病狀難以殫述臣門有傳疾家罕壽人臣先母以嘔血死臣先
兄以嘔血死臣患此症亦已二十餘年但所苦止是吐血：止之後
便無他患今怪症橫出不異母兄病革之時臣生帶薄相正逢主上
恢復之日便有溝壑之虞此臣所以撫枕植床涕泗橫流者也伏念
孔子有云死生有命數定於天何容悲戚但以奄：待盡之身悞朝
廷征討之事死目難瞑此所以叩首泣血願主上別委賢能以弗悞
國家大事者也臣今移臥榻於堂前使遠近來者皆得見臣憔悴之
狀聞臣咳嗽之聲可弗疑臣別有私心託病謝事況主上深恩如天
如地不可名狀臣何忍卸擔辜負隆恩不料惡疾來纏不可勉強臣

所以展轉思維不能不恨：也今新閣臣馬思理既出則閣務稍分
似亦可允臣前疏所請令熊閣臣暫攝樞篆不然則部臣沈宸荃聞
其即日趨朝此人忠勇膽識皆萬倍於臣前閣臣見臣病狀亦面許
相代則去一病臣而得一能臣諒亦主上所寤寐許可者也乞主上
於此二臣中欽定一人則恢勦可以弗悞矣臣前初出時連江諸縣
尚為虜守臣此時尚不避難今主上威靈遐布建國聲望覃敷福省
指日可下臣稍遲迴即不敢再邀恩典亦可附名史冊圖傳不朽而
臣甘棄垂成之功自蹈枯槁之轍臣雖至愚當不為此倘蒙主上憐
臣諒臣特賜聽許臣從此獲沒於地得為逍遙無累之鬼鼠肝虫臂
固可聽之萬一得邀主上洪覆未即先朝露尚當扶支離之骨向主

上乞一別部自效如刑工之類俾臣短才可以藏拙病體可以養閒朝夕追隨諸大老之間與聞末議苟非主上定鼎有地侍從多員臣亦斷不敢向主上乞鑑湖一曲也

謹報入關日期疏

疏為謹報入關日期恭慰睿懷事竊臣於諸臣中最為庸劣過蒙主眷不敢不竭駑鈍勉效馳驅勞憤兼迫咯血過多疴羸餘生不堪承任大事屢疏控辭未荷俞允顧臣所以控辭者非敢惜死也以死而有濟是謂死賢於生死而無濟是謂徒死徒死溝瀆之流也聖賢恥之臣今名為兵部而各藩鎮將吏之名臣不得而知各處兵馬之數臣不得而知近且封拜掛印諸大典皆徑奉明旨不由部覆唯生員

守把諸人上疏乞官則令臣部察覆如此而欲臣竭其病骨為若輩死是不可惜乎非徒然也福青之虜日就鷓張而臣無堵截之方福青之民日就屠戮而臣無挽回之法如此而猶曰兵部兵部是不可恥已乎如此而竭其病骨為覆奏嘔血而死天下之人弗惜之也而唾罵之矣此臣再三控辭之本懷也今主上不以臣不肖自臣得病以來賜藥者一遣官賜問者一遣官趣召者再主上之恩如天如地臣若再棲遲不出是於庸碌無補之中又添一重罪之案臣之所不敢也謹擬廿五日力疾入關緣欲製一二藥味故須遲之廿五也臣今日而後唯有隨侍主上恭聽驅遣即死於舟中臣不惜也更願主上出臣此疏存為公案使臣死之日千秋萬世少有諒臣心者則臣

萬：無悔矣謹瀝血具陳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再陳練兵殺虜疏

疏為再陳練兵殺虜乞留臣言以質千古事臣聞恢復之事與開創同開創之君與其臣下馳驅戎馬之中握手若等夷及其功德日盛物望咸歸雖有奇才異謀不敢不俯首推戴此則淮陰侯所謂天授非人力馬伏波所謂帝王自有真也臣詳稽往牒中興后唯夏少康漢光武可名為恢復若晉元帝宋高宗只名為保守不得為恢復何者有窮弑相明遷夏社王莽擅朝陰移漢祚少康光武不階尺土祀夏興劉不失舊物此則二君恢復之明驗也琅琊渡江衣冠無恙符堅負恃其衆飲馬長江淝水挫兵驚情風鶴其時君臣上下徃於苟

安雖祖述誓清中原劉琨志梟淵勒終於賚志沒地高宗南渡元木亦遂長驅犯浙其時金人兵力不能經畧江南委之而去而宋之君臣上下亦徃於苟安雖宗澤表還舊都岳飛期飲黃龍終亦賚志沒地此則二君不能恢復之明驗也由此言之能恢復與不能恢復由於能用兵與不能用兵也已事可知矣臣竊論天下大勢譬之於人形蹶者其生易復神既者其氣難回如周冢卜曆雖云八百河陽之狩繻葛之戰已非臣子所忍言而其中復有子頽子帶自相殘賊致天王自削其勢以高諸侯之名延至赧王有逃責之臺被竊鉄之言膏竭燈殘奄：而盡司馬亂始於八王禍烈於五胡懷愍之辱慘不忍言延至江表內有蘇峻王敦桓玄之難外有孫恩盧循之寇群賢

戮力僅而不亡亦復膏竭燈殘奄：而盡宋徽欽之禍畧與懷愍同
迤至南渡西湖之歌吹暮樂朝娛亂賊之肺肝日新月盛循至厓山
亦復膏竭燈殘奄：而盡我國家今日時勢易於晉宋而難於夏漢
何則太祖高皇帝驅逐胡元功德在商周之上非典午篡魏趙宋欺
孤者比也毋論列聖相承深仁厚澤不可弭忘即先帝英明強毅之
氣猶閃：在人耳目間不幸流寇之後繼以醜虜風捲雲除一朝掃
地正如強梁之人忽中危疾蹶然顛仆苟導其脉絡理其血氣徐：
而斟酌之便可復故此臣所謂易於晉宋者此也夏漢之衰奸臣在
朝忽焉中圯史臣所謂危自上起傷不及下者其言是矣我國家中
葉上固受其危下亦未免見其傷往者遼事起而有遼餉臣讀詔書

曰暫累吾民一年已而為定額矣及勦流寇復有勦餉詔書如前已
而又為定額矣往者楊嗣昌請抽練九邊之兵以制奴滅寇書復如
前已而又為定額矣加以催科之令毒於猛虎擣虐之吏剝民媚官
民間思亂已非一日由是言之傷不既多乎然此猶正額也前年起
義方王之兵日吸紹興民間之膏血而空之張國柱王鳴謙日吸寧
波之膏血而空之谷文光朱嘗淩李礎日吸天台民間之膏血而空
之一時有此三空者傷不已甚乎今其餘毒猶未甚改此臣所謂難
於夏漢者此也主上毅然恢復欲為少康光武不屑為晉元宋高然
臣以為能練兵殺虜則能為夏漢否則且不得為晉宋主上憫斯民
之塗炭下明詔發德音然臣以為能練兵則能安民否則詔書且為

具文矣臣請言其大畧可乎方今人盡知建國忠義盡仰建國威望拜為大將固宜主上若用臣前日之言調集各兵聽建國閱視精者留之羸者汰之分立十大營或五大營肅之以王命申之以盟誓勸之以山河怵之以斧鉞營將統於大帥偏裨統於營將哨隊統於偏裨什伍統於哨隊兵統於什伍雖千軍萬馬可使如一人然後成陣而出銳礮在前長戟在後正兵居中奇兵分翼出奇制勝即八閩畧定未可知也且營制既定毋論兵不敢橫溢旁出為崇民間彼為將者封賞可忻軍法可畏彼日夜思所以拜爵免罪之不暇又何暇掠婦女辱衣冠鳴鑼喧赫犯民間之草木哉臣所謂能練兵則能安民者此也臣今日亦知兵從何處練即臣今日所言亦具文也臣明知具文而不敢不言者竊念國家養士三百年一旦禍患平日所稱為豪傑者皆覩顏臣虜且為虜謀則忠為明謀則拙或乃保藏山林恐不深密使臣以庸愚無用之人忝竊大位受國厚恩敢竭愚腹以公贊千秋萬世母使人謂臣身其位不能行其事如醉如痴付國家大事於不論不議之間也則臣死亦瞑目矣

薦劉吳二臣疏

疏為請勅召端方有品之臣以壯朝廷神氣事臣惟賢才所在折衝萬里今瀛上初立朝廷班聯寥落望而色沮故宜前途無崩角之勢醜虜無兌喙之日也方今賢人君子保全髮膚遁跡草野者固多其人臣未能徧識據臣所知則有甲戌進士劉沂春聞隆武皇上加太

僕寺卿後又加都察院銜皆未嘗拜受比虜入境誓不剃髮所居止一小樓妻子罕得見其面沂春筮仕茗中虜官閤度馮欽明持書來招沂春不發一書遣其子應之曰年老耳目已廢手足俱癱無所用此虜竟不能屈其抗節不辱有如此者又臣丙子房師甲戌進士吳鍾巒以粵西司理入覲隆武轉儀部郎又陞粵東糧道以虜變不行避難城頭初入粵西時以流賊報急遣還家眷單車就道家信不通者已四年矣獨與僮僕數人起居著書自樂僮僕不堪其苦勸令剃髮歸去鍾巒笑曰吾見城中雞髮人如鷄埒永圍亦何可與共生活耶卒不去其三子福之以生員起義隨吳易於太湖有自湖中來者言其被執鍾巒大快曰此是可免其方直自持彌苦彌厲又如此者斯二臣者所謂太平之麟鳳亂世之松柏也伏乞主上特勅召二臣或司出納或司風紀必有以壯朝廷之氣而生樽俎之光如果臣言不謬立望聖慈採擇施行

奉

旨中興恢復首在得人覽奏劉沂春吳鍾巒二臣抗節不屈足稱碩果沂春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吳鍾巒起通政司端勅敦趣竚光鼎鉉該部知道

辭銜疏

疏為微臣辭銜不辭職懇乞睿慈垂鑒特允所請以安愚分以謝人言事今天下何等時乎為臣子者只有練兵殺虜四字餘外皆閒事

也臣手不能執戟胸不能運籌妻子流離不能助餉唯見人之能練兵殺虜者則跪之拜之鼓譟而稱道之臣本懷也主上初至琅琦不以臣不肖謬任中樞臣爾時連上三疏大槩主於練兵殺虜雖奉俞旨而竟不行臣亦意奉主上威靈福京旦暮可下臣得保犬馬餘齒向山林邱壑間大署其號曰人臣願足矣毋論尚書尊秩萬不敢當即即吏末曹亦不敢任不意遷延三月叨冒日久終日皇皇不知所忙者何事捫心自想堪憐堪笑臣竊見近日上疏求官每日以十數此等皆庸流無足與論天下事向使諸葛孔明未出山時自上一疏曰乞加臣以微職乞假臣以重權未知劉先主視此為何如人尚足與建三分之業否耶臣秉性拘執於此輩多所裁抑將來未免怨恨萬一指臣而笑曰爾何才爾何功而偃然此坐也則臣啞口無辭以應矣昔桓宣武窺司馬門曰此中無人臣恐有識來窺必有無人之請願退避旁側以謝人言臣今請以兵部侍郎署尚書事於樞務總無廢負乞主上特垂聽允如明旨不許臣亦只書兵部侍郎署尚書事之銜非敢抗違明旨實欲少全素尚不至冒濫一時貽笑千古伏乞睿慈察宥臣無任惶悚待罪之至

請立史官疏

疏為請立史官紀載德音以垂不朽事臣竊惟古有左右二史左史紀言右史紀動每視朝則史官立於螭頭簪筆記注故人君一言一動不敢苟且本朝史官雖設而紀注之職蔑如所謂實錄大抵掇拾

即報其於言動之微多所遺忽其餘侍從之員或有紀載或以私史
踏駁難行故史職不修莫本朝為甚臣以為有一日朝廷便須有一
日史官史官者所以扶微善杜隱惡留日月於千載者也近者主上
遣使訪求隆武與臣等商議將為弘光先帝發喪此皆主上身出玉
聲非臣等所能參贊末議又主上語臣曰長樂知縣鄭以佳恁是清
苦近不迎春亦是小過既有科臣疏忝且與降一級少消息之便與
前雪臣以為主上垂念外吏至此宜使外吏無不墮膽抽肝以報主
上之知遇也此三者皆係經國之謨體臣之誼是宜紀載以傳不朽
况今班聯濟、詞臣亦有其人乞主上擇品行端方文章爾雅者設
立二員倣古左右史之職隨日記載庶堯言臚布衆聽樂聞反側之

子咸投戈而慶明主之出或未必非鼓舞人心光贊中興之一助也

再乞放閒疏

疏為臣死不敢徒臣出摠無濟謹再瀝血情懇乞睿慈特允放閒以
全哀命事臣竊攷祖宗定制設立六曹循名責寔各有司存如臣部
主兵謂之中樞言其命將出師如戶之樞運動開闔固不由之非如
宰相佐天子理陰陽其任無所不統也臣不言兵所司何事昔人有
好古碑者後得一碑字漫滅無一可識旁觀者謂曰此名何碑其人
無以應旁觀者笑曰吾知之矣此名沒字碑臣不言兵當亦名沒字
部臣言及此不幾令千古絕倒乎臣以劇病出關再三懇辭印務復
蒙溫旨慰勉令臣力疾視事臣敢不遵但臣以為今日軍機所繫安

危呼吸介臣一身臣何惜犬馬餘年不以上慰君父而臣自受事以來業四閱月外而兵馬之數臣不知也調遣之期臣不知也上功幕府各將姓名唯建國平夷兩藩畧知梗槩其餘茫然未知其人官爵何等臣終日所司唯覆疏給劄近且欵劄盛行亦不復更須劄劄則閩外視臣一藐小豎子耳內而封拜掛印大事皆取自睿裁徑奉明旨不下部議臣不得與聞唯生員上疏乞官渺小瑣屑之事乃下部覆使千秋萬世謂兵部尚書所司如此不亦可羞可恥之甚哉臣前未病時猶能代作勅書臣雖不肖頗欲崛強文字之間每稿成便與同人語曰吾為兵部尚書不足為閣下中書頗有餘今以病故并此都廢欲臣僅以渺小瑣屑之事力疾奔趨畢命其中毋論臣死不甘即主上亦豈忍為此等閒事困臣至此哉此臣所以咨嗟太息感激高厚欲歸死於聖明之前而又未敢即死者蓋為此也伏乞睿慈特允放閒俾臣得少留殘喘見主上中興大事臣死有餘榮矣

辭入閣疏

疏為微臣辭受兩難捫心自咎謹再剖愚誠懇乞睿慈詳鑒事本月廿六日又奉上傳一道云云敬此敬遵竊臣自幼讀書至角弓之篇見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未嘗不嘆冒昧苟且之人既以病國兼復喪身又讀晉臣羊祜辭表有云違命誠忤君恩曲從即復若此夫羊祜身在襄陽有惠澤於民贊謀伐吳有大功於國猶復云爾臣獨何人躡躋大位將蹈晉臣曲從之愆犯詩人斯亡之戒且臣無才無德

辦內共知不過賦性崛強不肯降虜清夜自許止此八字即臣前受
樞部非臣力能辦此也見戮力辦上止能閣臣一人臣爾時勉慕忠
義不忍言辭臣近日賦詩有云明知忠義難且以身嘗試則臣心可
知矣今驟然閣下亦復何謂臣身已矣恐流傳遠邇驚此聲論有識
者將為朝廷惜此舉動也臣所苦者兵部一篆業奉旨令部臣沈宸
荃管理臣不受閣命而朝夕部事握篆不送不知者將謂臣據兵部
可以要利否則謂可以樹威是臣進則有冒恩之嫌退復有違命之
罪此臣之所大懼也臣將欲不受閣銜并遂樞篆脫身事外豈不暇
逸而主上且目臣為推諉同列或疑臣為觀望尤臣之所不敢也萬
不得已從主上乞一別部自效俾臣局脊之中別有天地而樞部得
人又可迅速恢勦臣之大榮莫過於此臣聞仲尼有言匹夫不可奪
志臣雖愚蒙志守一介福省未下臣誓不再進一官乞主上勿奪臣
所守君臣相成尤為千古美談也臣無任惶恐待命之至

奉

旨覽先生三疏情辭愈懇前不辭樞銜今獨辭閣銜均之海上戮力
斷宜唯命是從况樞篆早已有人如先生在樞辭閣則沈先生亦
必因閣辭樞今日何日作此謙讓幸即刻入直慰余倚望該衙門
知道

申明辭閣緣由疏

疏為申明前不辭樞今獨辭閣緣由乞睿慈詳鑒必求情允事臣三

上辭銜疏本月廿六日奉旨云云敬此敬遵臣豈敢故違明旨屢瀆天聽但樞閣異務今昔異勢辭受異情有不容不剖明者臣聞事君軍旅不避難主上命臣以樞部軍旅之事臣雖未習敢不自勉是臣之不敢言辭者也主上初至鎮口熊閣臣辦閣事臣司樞事相對二人更何容諉若有三人臣亦辭之矣且臣豈獨樞篆不辭當駕在關外科臣舟在關內一切紅本盡下臣部科抄之事臣亦兼之臣不辭也熊閣臣以人言謝事一切票擬臣亦權之臣不辭也臣初出時職方無人職方之篆亦臣掌握臣不辭也詞林未設視草無人一切詔諭勅書皆出臣手臣不辭也何以不辭無人故也是臣之不可言辭者也樞部雖為叨冒然臣在舟山已蒙主上授吏部兼戶部之銜此

番改授猶為平調是又臣可以不辭者也臣在漣上又目覩情形又

居閒無事追思江上義兵致敗之繇頗得要領意欲候主上駕至打成局

面為一鼓下城之策愚忠自獻痴心不死是又臣之不欲言辭者也

今入閣矣無軍旅之寄矣臣雖辭之無避難之罪昔不敢言辭而今

敢辭矣今日班聯濟濟名碩在望部臣沈宸荃新受樞命不敢再請

其餘若部臣劉沂春吳鍾巒學識沉凝有李文靖之風裁而加以劉

文饒之寬厚所謂正己物正斯其人也是揆席之地不患無人昔不

可以言辭而今可以辭矣臣從樞部進而東閣是謂陞遷夫朝廷遷

官必以功績試問臣八月樞部曾為國家展一分疆土否曾為百姓

救一分死亡否前雖無功猶未有罪一官平調猶未凌越今以戴罪

之身處亢極之地人惡其上鬼忌其盈臣恐壽命亦將不保昔不可
言辭而今不可不辭矣連上五疏終成畫餅文柔無用畧見於斯優
游歲月容顏過身昔不欲言辭而今欲言辭矣臣自拜命以來屢請
主上慎惜名器東閣非名器乎孔子有云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
怨矣臣於他人頗能裁抑獨至臣身冒濫不禁躬自恕而苛責人天
下其謂臣何又况各藩將士卒辛苦暴露臣未有以慰安之而先躡
躋大位恐行間之氣亦未免少有挫阻矣謹將前不辭樞今日辭閣
苦情一剖白若臣分義可安虛辭謙讓主上如天如父母或能寬
臣斧鉞二祖列宗冥之中亦必陰禱臣魄矣臣無任云云

恭承嚴命疏

疏為恭承嚴命不敢再辭謹陳二說懇乞俞允乃敢就列事臣蒙主
上晉臣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臣疏辭者四面辭者三未荷見憐
不蒙垂允臣逡巡無計欲受不可欲辭不敢謹再陳兩說少露愚誠
臣本庸下器弋小儒側足戎馬之間躋身清禁之列乘亂忝竊
窮榮極寵鼯鼠飲河橫而飲海鷓鴣巢林進而巢棟是亦不可以已
乎今日城中之民餓莩盈途虜兵望煙爭門奪食地非楚俗便類禁
煙家不若教同為餒鬼生民愴呼遭亂堪憫而臣悠坐日獵得美
官不仁不智無禮無義莫甚於此矣主上命臣曰均之漣上戮力臣
敢不遵今後請書東閣辦事臣使臣於進越之中少存退讓之義且
使前階未盡梯榮有路臣得策鞭駑鈍以為再拜隆恩之地可乎本

朝制度彷彿周官六官分職綱紀大備不立丞相祖訓甚嚴即學士
一官秩居五品厥後沿習類帶部銜始成極品今主上毅然法祖臣
得躬逢其盛使臣得以五品章服委蛇殿陛之間可乎主上之恩如
天如地兼父兼師滋以雨露材以霜雪養以飲食篤以教誨若從臣
所請法祖之制美名也成人之材大慈也教臣以讓大義也一舉而
三善想主上必有忻然聽許者矣若恐馬閣臣熊閣臣援臣以為例
是又不同馬閣臣英名碩望天下傾仰熊閣臣敬歷中外老成練達
今姑置勿言即以二臣資格先臣十餘年皆與臣叔父為同年友臣
一旦比肩並列不亦過乎且二臣原帶部銜削之不可臣初奉閣命
行之允宜其為可否尤較然可見者也主上許臣：則飛帆就道恭
拜新恩如其不然臣唯候命琅琦寧死於主上之斧鉞不於天下後
世之清議臣無任戰慄待命之至

奉

旨先生因閣銜屢疏退讓余豈不體悉但先生勞苦較諸臣獨早何
云進越入閣辦事見諸舊章豈便書銜若必以已歷二品之階反
降受五品之服於制更為未順余考內閣兼銜相沿已久不獨先
生也先生其祇遵成命飛帆就道余日望之

恭報恢勦福京情繇疏

覆為恭報恢勦福京情繇奉表待罪仰祈聖鑒事奉旨云云隨該臣
部看得七月初五之戰兵非不前也氣非不銳也格鬪非不勇也斬

獲非不時有也內應之士非不蠢：動也然不能收功而反以挫
者非但勢孤援寡也以步當騎以水擬陸一勇而衆怯百奔而一鬪
一時名將盡遭殞滅吁嗟傷矣察葉輔高儀王建昌歐英林大壯等
英風挺：誓掃逆虜每戰當先願得一死以報朝廷而宗臣統鑄慈
鯛以家國重仇不忍坐視輕身督戰不避死亡可謂貞臣盡節烈士
捐軀得其所矣然而膏塗平原骨填山谷妻子設祭而想魂父母聞
風而隕涕或子幼兮誰撫或母老兮誰依朝夕悲號行道酸痛臣以
卹死之典斷宜從厚使下知主上厚於卹死而後人肯輕於捐生輕
於捐生則人：敢死人：敢死而虜不難滅矣夫爲惜名器之說
者爲生者言也生者之名器不慎而濫予匪人則烜赫橫恣反爲人

患且相緣而起延蔓無已故宜裁抑若死者而既已矣死而有知泉
下感恩而已矣奚有不肖之患哉葉輔等似應徑加總兵職銜宗臣
統鑄等似應徑加太僕寺少卿者也抑臣更有請者與其加恩於死
魄不如垂念其後人臣請自今以後行令各營凡死事之家察其家
道貧富子孫有無如有父母年老妻子伶仃不能自活者彙報臣部
存案待主上恢復福京之日稍割從虜宦產以贖卹之人知主上厚
於卹死如此將父教其子兄勸其弟妻勉其夫殺虜以自效豈惟城
下多報葛之人夢中有抗回之老哉臣因議卹而并及之

奉

旨死難各官自應優卹葉輔等俱如議行

乞策免疏

疏為首失 以此致敗令畧其有功當封四字而但曰印利致敗重瞳
勿服也夫翰銓科道等官此朝廷之所甚貴也今予之不問其人
有生員而得之則孝廉便以為愧曰某：得之吾孝廉反不稱耶有生
員而得之而生員之居部曹者則以為望曰舊例三月部曹則應陞
吾居部曹久不耐也東西奔走竒見駭聞臣痛之臣中人也雖明知
其弊欲澄汰之而無繇竊以今日天旱修省願主上進法戒湯六事
自責之文明詔中外自三月以往吏部所授者彙為一帙兵部所授
者彙為一帙所授之官皆作試官事平之日嚴行考核必有實功纔
與實授非是一槩裁革至於在朝之官奔走後先亦已成備今斷自

閏三月某日止槩不除授槩不陞遷摠俟恢城論功拜爵遷秩其有
上疏而詞義可採者勅部紀錄姓名事平擢用其有遠方上疏諸人
則如陸贄所陳以勳散等官權示招徠文如科道六曹武如封拜掛
印願主上慎持之非才不與非功不與使天下渙然一新其耳目而
竒傑有為之人使之以才自奮以功自勉將災異可消而恢復可致
主上可以得為而臣區區：勸主上以有為者此也若臣今日所居相
位也臣聞古之為相如李鄴侯寇萊公調停官府之間決策危疑之
際何等力量而臣偃然受任業已三月為伴食宰相即則讓其清為
不解事之僕射耶則遜其德問臣以兵：不知問臣以餉：不知問
臣謀畫謀畫無有危而不持顛而不扶焉用彼相哉臣承主上嚴諭

入朝不敢不書閣銜至在外有聞閣部二字則面報語結蓋羞惡之心猶有存者昔陳平以宰相當上佐天子理陰陽而以錢穀治獄各有司存此語遂為後來空疎無用者所藉口臣既庸虛無所事：不得不言燮理陰陽考之漢書有以災異策免三公有以詔條詰問宰相今天時不和旱魃為災則臣燮理無狀可見於此矣是獨不可策免以謝天變乎乞主上俯從臣請先行策免或容臣讓還兼銜少存咎罰之意仍下詔書痛懲徃習如此而災異不除人心不勸者未之有也臣無任墮越待罪之至

再請寬假疏

疏為恭謝天恩再請寬假事臣於本月十三日面請主上以臣妻董氏病亟求假歸蒙恩許假并以御營總兵夏符明於醫理發來診視天恩隆重刻骨知感緣臣妻病勢十分沉重臣幼男翹恭感復重發熱如火燃肌膚燥迫兩鼻血湧臣以舐犢之愛未忍暫離此等苦狀合境知之即差官夏符所目擊非臣故作飾說欲為數日偷安之計也臣思傷寒一症乃邪風團結於五臟之內日有傳經苟精於醫理者審其受病之處在於何經直搗其巢穴則客邪無所宿而根本不至受傷其次則業已傳染苟明其所至之經急用藥以固其未傷之經絡則邪氣亦不敢以深入可以徐：解散否則漫用寒涼徒燥元氣又恐悞投補劑或用反攻之藥則助邪弱本未有不受害者也此生死之關故臣不敢不慎欲寬半月之限容臣靜看稍有生機即

星馳入侍斷不敢苟偷以速戾也古來忠臣義士為國忘家如蘇子卿之老母終堂顏真卿之幼男出質富鄭公出使得家書以投之火曰徒亂人意臣獨何人能不景仰但念古人處此皆身繫朝廷安危實有濟故不敢以家累嬰懷臣自八月以來雖有拮据無當機要今數日間非坐則臥每為憤歎使苟軍務倥傯日有失尾

奉

旨覽先生奏不忍言去只明不得不假之情余心惻然特准寬假五

日方今建川秦川大費綢繆竚望先生不直共籌勝算萬勿再有陳請該衙門知道



南征集卷四

論說序贊

伯夷叔齊



問曰以兵定天下弑其君而代之位始於周武乎曰前此有之黃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而得志則固奪炎祚也而其時無死義者豈其時分義未明君臣之間根蒂尚淺與條放代夏與周比世伊執臣夏而去之亦未聞有死義者以六百年之久六七賢君所孕嬾委而去之曾無有愍焉蕙蒞其心疑當時史臣之失其傳也若非史臣失其傳則伯夷叔齊者忠義之祖也夷齊為忠義之祖然則後世覲顏事仇行若狗彘者固炎帝諸臣之遺教與或曰夷齊粟其父而非其子



其闇矣乎曰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固殷粟也德則歸之仇則背之奚其闇或又曰太公秉鉞佐周夷齊弗式原其始同起海濱俱歸西伯前後之間何其曼與曰太公功利之祖也海哉海哉清濁攸分矣且齊之後為田常所篡首陽一片石人莫篡焉帶礪萬年義也夫
荀息肥義

奚齊與子何皆立不以正者也晉獻信讒而害申生主父昵嬖而廢長子二子不能杜私情扶正統使君死非命而國亂者數世猶曰吾不負先君肥義亦引荀息之言曰死者返生三者不愧是不過矣乎二臣褰裳濁亂之波又手淫昏之會抗節自引破首無悔太史公所謂輕命鴻毛者也然而胤母致命於一食匹夫要死於一諾匪有大故感慨從之二子忠於所事各盡心焉要其風槩自足千秋矣

召忽

君子曰召忽死賢其生管仲生賢其死此二言者足以為定論然而繫生於死撰然齊等後之君子忽乎仲乎余以為忽之賢也我為政者也仲之賢也我與天忝為政者也仲負不世之才不忍以溝瀆死成一匡功輔君至伯後世美桓公者曰能用仇難乎為仲矣漢高使使持節赦貫高曰人臣有篡弒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抗吭而死仲弗若也即曰堂阜脫梏三篡三沐釋仇而定交則亦婦人洗面更粧別奉巾櫛之日也蔡琰詩云托命於新人竭心自勗厲流離成鄙賤嘗恐復捐棄假使管仲不遇桓公不能成一匡九合之功流離鄙

賤復何足道管仲之能致其功以蓋其恥則亦有天幸焉故曰我與天叅為政者也由斯以觀召忽尚矣我朝靖難之際骨肉遭禍亦猶夫二子也方正學先生具王佐之才則亦猶管仲也文皇南下姚廣孝首以為言恐絕讀書種則亦猶叔牙之薦也而方正學乃至湛十族而不悔視管仲何如哉余謂正學諸君子皆召忽之血胤也遷延至今日寇則寇之虜則虜之如倡優女子唯利所在不擇老少而奔之嗟乎管仲留一死以攘夷今且留一死而辮髮胡服為天下先嗚呼此又管仲之罪人也

主屨者第

主屨者耳不以賤：不以怨：袒臂而示信伏公而出鬪嗚呼主屨者哉

人說

人之為言大概而人之猶大概而禽之獸之云爾人之聖者為聖人之賢者為賢猶鳥則有鳳獸則有麟其他具體而微如羔羊跪乳慈烏反哺之類是也餘恒禽凡獸不可殫計若渾敦窮奇破鏡黃腰則亦禽獸中之亂臣賊子也禽獸猶知惡之而况人乎禽獸於人猶中國之於夷狄各有君長自成氣類人者尊稱禽獸者卑稱此自然而尊卑之也非所以尊卑也猶夷狄之自為禽獸其本稱也未有暴惡之著而已禽獸矣春秋之法夷狄而中國則進之不絕其善也如鳥之有鸚鵡白鷓獸之有舞象孫供奉亦如忠臣義士低徊宛轉以徇

其君父而不辭禽獸而忠義則亦忠義之矣今去中原之教而從左社之俗既以其身入於禽獸而又行禽獸所不恐爲之事禽獸云乎哉故禽獸庸近之隣也亂賊禽獸之墜也聖人憐人之庸近其後將至於禽獸故激而呼之曰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此救庸近之詞也若亂臣賊子聖人不得已作春秋以誅其心孔子成春秋亂臣賊子懼筆舌之與烈山之火並著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歷舜禹湯至於孔子而人之位始竟人之局始苦故繇人而登之至於舜禹湯周公孔子而後止繇人而崩之即至於禽獸而猶不止嗚呼戒之哉人者崩登之界也居今之世既不能禰引春秋之意以懾亂賊之心滔者吾將安放唯師禽獸而已矣念

恐入於禽獸而後可進於聖賢故禽獸者聖賢之師也亂臣賊子其初亦自命為聖賢而其後乃不得為禽獸嗚呼戒之哉跬步之足不勤而榛蕪千里啍齧之隙未塞而江河天下吾人一日未死則崔峯未巔泮渙未岸也伏羲畫八卦初二為地三四為人五上為天置人於中者萬事之所起也所以支天而柱地也故乾九三曰君子終日乾夕惕若厲無咎欲致其登以防其崩舍乾惕何道哉聖人慮人之放逸設刀鋸以治其血肉設易詩書禮樂春秋以治其魂魄而人猶有入於禽獸展轉崩墜而不止者吁可悲乎其可悲也二三君子曰毋但悲人乎人禽乎禽吾尚未有所宿也曷勵諸曰在立志匠者得木尋之尺之必先度為何等用吾先乎千百年後乎千百年而

爲人不思尺寸其身自度爲何等人可乎文信國見廬陵祠歐陽文忠諸君子便思俎豆其旁是所以成名也曰達識令人所以甘受惡名而不避者不過畏死則問千古有不死者乎死之日涕泣宛轉獨非畏乎然而竟死則畏死無救於死也陸士衡云愛有甚而必去惡有甚而必得畏何爲歟則又曰畏刀鋸死夫刀鋸殺其軀耳不能殺其心也即洞胃刺心及其實際耳不能及其空際也居於空際皇天刺能抱靈而嬪於天故爲忠義而死則爲明神或入星辰或遊河漢夫何故唯心之故唯心不能殺之故若背天道逆人倫伏歐刀而死悠々長夜矣或乃辱父母體忘君父仇以一家物與一家如沈休文夢齊和帝刀斷其舌呼道士奏赤章求免豈真有和帝爲之崇哉夢

中則見本相心中自爲獄具也而世人方且甘曉醒濃以悅其口佳治窈窕以悅其體一遇有事行狗彘不顧畏刀鋸之殺其身不畏聲色之殺其心畏人之殺其身不畏心之殺其心畏一時之死不畏千秋之死然則人直未嘗畏死也畏死則必思所以不死思所以不死則莫如死曰在耐久太史公云怯夫慕義何處不勉古人又言忼慨就死易從容赴義難我輩意氣相期便荆軻沈七族要離燔妻子未容多讓及神氣稍間思量一起便有千萬死不得之事故或能絕脛於俄頃之間而不能保節於白首之際士窮乃見蓋棺始定也孔子云朝聞道夕死可矣道者何也忠孝是也聞道而死機會相湊朝夕也苟不其然文文山在獄四年而死於柴市猶朝夕也趙程嬰立孤

十五年而死猶朝夕也君子以道為萬年其視生死朝夕而已嗚呼
斯三說者吾黨所以自勵也持針而砭人不能治其瘕持鏡而照人
不能見其背又奚取焉詩不云乎凡百君子各敬爾身敬身以立人
敬身以答天吾黨之志也不然阿戎以死勸人彼其叔父猶癡之而
况散焉者乎

子釗字說

禮曰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又曰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又曰丈夫
之冠也父命之汝幼而孤不聞父命崩心腐骨痛實難處汝逮事王
父母王父母之名推情訖愛字亦如之汝冠之年王父又蚤世詔告
之責余豈敢辭適丁國難亦未暇遑第四叔以師命之字汝曰帝

讓取堯典之文也讓者美稱繫讓於帝其名震爾小子其弗敢安
余於是為更其字曰子釗仍呼而語之曰汝知所以字子乎汝名曰
克恭克之為言能也今夫坐如尸立如齊恭之義也汝能之乎朝廷
之容師：翼：祭祀之容遂：粥：賓客之容蹕：濟：恭之別也
汝能之乎子貢禰夫子之德温良恭儉讓恭之友也汝能之乎不能
則當勉孔子曰勉強而行成功一也可弗勉乎邱山不移而勤行者
至江河靡就而泳游者登言勉也鳥矯翼而高飛以翼勉也鹿啣草
而嗚呼以聲勉也夫以無情之物尚猶如此有知之人其弗勉乎故
為字汝曰子釗：者勉也能勉然後知不足知不足然後有所立嘆
乎其如不能已也企乎其如將有得也詩曰夙夜匪懈書曰懋哉懋

哉皆是物也鄙吝消於心道義接於貌其為人也過人遠矣剗者遠也夫剗於文為金為刀金之為物精氣也烹液之從而割削之匠者厲氣致力然後成器金以致其瑩刀以致其果懸文書訓取義斯在尚繹思哉

游百洞詩序

洞者何山石相負如屋之玄料：然雲氣出納其中故名之曰洞也百洞者因間抵巇通劣得步洩乎以陰斫然以陽盡態極妍不可一狀故名之曰百洞也董忠介公之所構也或曰前此不著名乎曰未猶之摩詰不生輞川不出右軍不禊蘭亭不韻德行立己名譽成人山水資人而得名也抑又論之摩詰之於輞川右軍之於蘭亭姑而

有合知己也朋友之道也忠介公之於百洞拂薈裁蕪穿雲引月若天資既美猶須汰累惑乃成令器師也父兄也今者董公往矣逸少有言情隨事遷感慨係之吾師遊槃山見文忠題咏留連不已曰公罷相後璫禍矣指館後今日矣先生：於神廟之年文章事業炳炳宇宙猶以其餘力締構泉阿道遙引年今其何如茲遊也不同茲慨乎余竊意今日先生在者必將飛長斧以鑿狼弧扇仁風以救刀俎決不至如我輩潺：下新亭淚也或曰先生往矣安得起九京而事之余曰子不見夫茲山乎孤峯聳起峭壁削成斗上斗下不可諦視鼯鼯不敢遊其巔穀籜不敢犯其下是公所以居身也豁：下開傑：柱立天施其斧公引之針天雕其樸公丹之艮從斜得整從暗

得明從斷得續張理天綱補綴漏目是公所以居業也四阿無險平
徹中繩蒼藤漫交怪石虛倚以為徑盡及乎側身旁眺咫尺之內別
一壺天意匠真運心杼旁通經緯天地刀斧山川是公所以行文也
百洞以公為師余又以百洞為師茲遊也目擊而道存矣先一日余
欲遊百洞意甚健決孝兼語余曰往昔遠潘之變董先生閉齋閣坐
涕泣聞文忠公將遊鼓山移書誚責余聞斯言毛髮竦豎遲明戒毋
往董生強再乃行今得此意也遊董公有知當不孰何我且為逋客
語山靈其弗勞峰譏壑訕哉一時同遊者為巒釋吳夫子魯菴劉先
生陳君孝兼薛君明馨董生時登暨余弟錫九見石上題葉臺山句
咸起屬和余為序其大都云臺山先生福青人謚文忠文章事業仿

佛公同喜遊名山所至題咏或曰福廬臺山手筆也亦奇秀

序陳默公落花詩三十韻

落花木之壯也非衰也士君子退則立志進則建功胥於此時花不
落則生氣不全士君子不遇坎壈則英幹不傑太史公贊虞卿云非
窮愁不能著書自見其贊子胥云曩令子胥同奢俱死何異螻蟻棄
小義雪大恥名垂後世顏之推家訓亦云梁朝子弟處全盛時駕長
簷車跟高齒屐坐棋子方褥憑班絲隱囊傲然侈大及遭亂離兀若
枯木投足無所豈非繁華乃蹶痿之機冰雪有堅凝之性也哉吾友
陳默公抱異才奇節出入鋒刃中辛風酸雨櫛沐備至似與落花真
稱知己其咏詩也豈直惜艷憐香矜遲怨早正似壯夫慕義烈士酬

知捐妻棄子誓不返顧又如丈夫功成名遂鐘鼎在列姬妾滿前一
朝鮮脫破袖芒屨雲食水宿默公性情見於斯矣昔人疑宋廣平何
以作賦梅花余謂唯梅花賦乃見宋廣平嗟乎士不孤不奇不高不
韻

陳聖謀詩經治亂始末序

詩者春秋之祖也詩止然後春秋作知春秋得統於詩則知詩為春
秋權輿矣書至秦誓而書亦亡不言書亡春秋作者雖以編年相次
然春秋系詩正如父子祖孫音影流傳自有爐冶不可以貌而襲也
或曰春秋史也史以直詩以曲義各有取夫春秋之作所見異所聞
異所傳聞亦異定哀之間多微詞是不亦婉乎詩載盛周之世政教

禮樂纖悉備舉至其衰危則家父寃訟繁霜憂亂皇父褒姒之禍皆
顯切言之不以為諱是不亦直乎詩與春秋是有共派之名不受江
沔之目矣惟詩之為教用之房中用之朝廷用之郊廟用之御黨邦
國俾其祖父創業之艱難流連浸淫於子孫之耳故曰詩可以興以
聲教者以耳治有神行者也陳子之治詩也以春秋之意錯而編之
始於后稷生民公劉太王造周文武周召戮力致治后妃恪修內職
治遵豆蘋蘩之事暨于幽厲之後宣王中興車攻吉日之篇淮夷命
將之什皆爛然有第下而列國諸風莫不採其芝蘭擊其蕭稂亂有
與為亂治有與為治若挈紛而髮：自動也縹繭而絲：自貫也俾
夫以耳治者兼目為功以聲教者因文見質豈與夫舉一先生之言

爰：姝：無聞乎治亂之數者哉抑更有說焉周南王化之首也其
繫風何也曰其周文王之德乎江漢汝墳之間咸歸心焉文王不有
而自夷於侯國之列周之有風商之有頌首尾相呼和也孝子之志
忠臣之行也列國皆有風楚獨無外之也秦亦夷狄其不外何也曰
是其繼周者乎五德之運天之不得已也闕豎之禍伏於車轄二世
之亡萌於黃鳥然而不刪者以示戒也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諸侯
賜岐西之地授人以柄不得收其芒君子之所大恐也降此者曹搯
平黃巾之難而漢魏矣劉裕剗桓玄盧循之亂而晉宋矣下而彌猜
變而加厲陳隋以往大抵皆然奸雄舉事莫不因隙於人樹恩於己
易曰履霜堅冰至防其漸也降王於風何也曰體弱而韻促其哀世

之思乎行靡心搖不自知其感也以宗周之大一旦凌夷傾墜天下
其獨無共主之戴乎抑斯憤：斯激：斯起抑之所以扶之也當時
強大之國爭欲帝制思周之咏僅：於曹檜之篇此忠臣義士之所
隱也周之始基分陝而治則稱周召宣王中興召穆公能世其職作
廟考成當世禁之至召旻而哀矣召旻之思召猶曹檜之思王也瀛
岱之間齊為強國能興周者莫如齊木瓜美齊桓之存衛也聖人立
說先其近者引而進之若曰衛支胤猶尚存之况本宗乎此所以引
之也故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周公之胤也能興周者宜莫如魯
能用孔子以興周者又莫如魯故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
乎魯不風而頌系魯於周所以綴之也猶有望之：意焉望之而不

得退而自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傷可致此物而身微賤不得致也作春秋終孔子之無如何也嗚呼孔子身為周人王轍雖東空名猶存眷念宗國繫心天王序詩之中猶致意焉後之君子處人家國廢興之際者宜何如哉因序及此且欲與陳子商之

松宦圖贊并序

嘗以為有畫者像不偽者神苟以像求之則人身一像也假蓋於天假履於地假華蓂於衣裳譬彼松青者其正色歟譬彼宦采采者其美觀歟宗海應先生少時博洽羣書海內多師事之所著述恒摹蘇牽引自成古義交遊多長者好為謹論以相磨切其大概也會初度諸友舉觴以松宦圖獻余與宗海把臂數載欲徵詞

為壽願自以矯情曲說駢連附贅固能譚思玄渺昭茲天符竊有惡焉宗海體淳固不營慧於名利一畦之宮必樹芳草數種修竹數箇焚香啜茗陶然樂也故自號曰茗臞窺其意豈與連屨列埒後神無間者等乎此余所以壽宗海也若夫松宦之義別自有取余將揅筆玄庭執簡金闕儀圖其不可傳者遂作讚曰

瞻彼松兮天矯挺特兮以象君之正直兮瞻彼宦兮翩躚軒翥兮以象君之文章兮惟宗海兮湛純德兮秋濤寂寥宅虛而馭平兮寶茲真宰以永年兮雲氣籠篔雨必盛兮水澤泱泱溉必豐兮天道人事理共貫兮以壽宗海其在不可為象之間兮

題李象雲表兄小像

嗟乎大丈夫當如此矣始余與象雲相見時親文柔耳家困甚肘腋
間蜂蠆時有象雲拂衣客遊燕慷慨折節所交遊多賢豪長者以故
克自樹立非獨壯志遂也跡其隆姿偉幹頓異曩觀令熟識者眴目
良文乃後得之假令象雲局守卑棲不蚤自奮拔對兒女子老牖下
即其狀貌或不異是撫鏡窺形不大負我鬚眉哉因題小像爰筆於
此并係之以贊

劒之光也而埋於豐城醫之良也三折肱而後成物不激則不鳴淮
陰以乞武襄以黥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于安樂觀古賢其若斯又
何訝於吾兄或曰豐順隆隼個儻瓌竒必將麟閣而景鐘銘余以為
此有類於許負唐舉之所為而為有識之所輕觀其守義敦篤然諾
不侵排公卿而發難指山河而立盟為善最樂副是腰腹此乃建功
之標而招福之旌譬鼓宮商適應其聲

三賢贊

萬物之生：於軋出聖道之明：於鬱第物匪待軋道匪待鬱蒸氣
黃泉蟄心玄闕發我秘光借其斧礪身隱道彰千秋也必緬維夫子
為世津梁為道丞弼整心匡物引之隆邇有宋之季奸臣升膝顛倒
衣裳播遷名寔謂鹿為馬寔鴻而馭夫子泰然于丁斯即二公從之
林莽是制尼山昂：泗水瀉：有闕其堂有奧其室洗心退藏苗孳
髮櫛臨滄海以觀日出湛然中存天日與一時坐磐阿當前萃崔太
虛未動衆邪屏黜當斯之時朝命嚴密及門之士懷軼戰慄先生勿

忠介公文集 卷四 十一
畏維天陰騭當斯之時投榮餌秩人有倖心削其初帙先生弗懷躬
秉圭紱先生遺像清風明月先生姓名山湧水沸先生子孫威儀似
似道在壽陽休光喬：曰萬斯年有香斯苾余遭國難惕號弗恤登
斯堂也秋風凜栗似呼譖人厲聲呵叱誰知蔓草荒烟其人與骨嗟
乎勢燄恒存聖賢弗易况其否者曷不自決唯朱夫子與道爲暱師
劉友劉天贊之匹夫子白鹿亦多英詰約而能堅先生膠漆晦而能
親先生密勿於皇閩士二劉師帥誰其三哉空山音聞士勉所難乃
見豪傑生涉亂世靡敢後逸先生往乎道炳雲日高山恃心爲質

碧居上人法相贊并序

今夫相者是名法舍亦曰道輿衆生無相執幻成幻諸佛具相真
空不空吾師法相包裹太虛衆生蘊：於此一宿欲因皮毛仰測
根蒂見斯畫也假而贊之

眉目軒列蒼龍卷舒口耳層削谿谷洞虛法味充滿內潤外癯于：
其體珊：其裾塔前芟草林下觀書山間鳥語洞口雲鋤潮來海曲
月上林初衆妙斯在真體如：一相非相是曰碧居師起下座亟掩
予口是未畫者碧居在否扯作紙條亦復奚有此法不說爲獅子吼
喝破虛空天長地久

松石圖贊并序

今使遊目於巖岫之間矗石雲舉長條霄貢彌望貌：狀若圖繡
倚杖逍遙躔：乎欲仙豈必叩琅玕而得音剖如何而得味然後

為登假於道哉夫意非象不律象非言不顯尊白先生今世所謂
有道仁人也於其六句為作松石圖寄意而係之以贊曰

飲氣霄靈結根太簇奎星散精不蟠靈木虬枝梢雲龍幹挺谷是故
觀其青葱秀舉辭繁攬縵若絳衣大冠長者之服鱗甲萬裏風雨塵
逐若奮戈躍馬戰夫之目色正東方輿陰鬱郁若蒸慈薰藹仁人之
腹爾乃明月延光涼風散燭集鳳儀鸞其羽翮仙人王母時來博
陸新香五粒碧珠一掬仙人耕耘載駛入屋雨露浸淫冰雪柳沐下
視桃李公等碌碌與石為兄紆軫結曲樸心並獻媚其幽獨配李則
榮封秦斯辱松哉松哉壽我貞淑

題霞舟夫子桂林讀書圖

大道中圯馳車毀壁紛淪散軌松嶽集謀衆神議語篤生夫子夫子
誕生為道胤嗣畀單厚只其畀維何智波澄濬學峰傑峙夫子之貌
蒼松古柏虬龍怒起夫子之度紆餘委蛇赤鳥凡夫子之學窮水
得源剖石得理伊洛道微弗仔弗肩余瘞余恥孝先經筭發鑰振橐
為我衣被任公書倉散有廩無廸進芬旨夫子之文規矩匠心擊悅
爰禘日月經天江河行地夫子是似虛室之內拱揖聖賢張磔綱紀
孔顏為母管樂為子苞孕疑之修母致子為神明宰民受福祉驅車
始安無水不嚴有人狀西粵山水之奇云有山仍雉粵中亦有雉山
行服官於朝蹇匪躬正直是矢逢時不祥翩然來遊婆娑道履手
持一編六十四卦得易之髓夫子猶龍進退存亡不失其軌夫子不

忠介公文集 卷四 十四
言：爲天口咳唾經史夫子發蒙為人作目刺：天咫舒之彌宇卷之一掬澗槩之裏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或在山水夫子笑曰千駟萬鍾不以易此維樂小子遭黥被劓十年瘡痍今願息心執經問藝庶知臧否夫子許我爲置下坐於涯之渚

題霞舟夫子讀易圖贊并序

傳曰物生而後有象：而後有滋：而後有數：者所以先理也數者其郭廓也理者其醞釀也吾師晚而好易深悟易理所以匡廓運郭俾之不扞墜也夢寐精誠托之圖象矣

贊曰窮理斯實徇數斯假識緯繁興易道喑啞京房馳驅爰喪其馬夫子闡理幽光散寫用舍行藏與易相把會文象於無言溯羲文而

上下夫子有志在斯圖也

封蕩胡八十翁贊

天有時而圯山有時而崩亘天而包山唯忠義也能我公有子左手挾日丸右手持月輪載雲旗而掃欃槍日月浸淫而成歲日月爲公手中物何難錫翁以遐齡吾聞仙人食鴻脯採華英不如公心內丹其氣魄：其光熒：曰飲此者壽億萬歲荃宜民旌下爲忠臣鵠上爲南極星

題金剛經手卷

悟則水泡電光見了如來不悟則金屑玉翳害了衆生悟則如來衆生塵沙世界總入化臺不悟則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都成粘兩悟

則以舌聒舌以耳聽耳胸中波靜雲平不見一字金剛經都是初祖
九年遺意不悟則執火乞火騎驢覓驢反不如始皇一炬焚之緣何
一部金剛經就分下兩重公案請試高明拽開脚步



忠介公南征集卷四終





